百年扬剧再出发

本报记者 刘 森

艺界观察

扬剧是江淮流域代表性剧种，发源于扬州，由花鼓戏、香火戏与扬州清曲融合发展而来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。

日前，“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·江苏答卷——扬剧启航”系列活动在江苏扬州举行。七天中，七场剧目展演、一场发展大会、一次史料发布、一个联盟诞生，把百年扬剧集中推上检视台。

作为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28年）》开局之年以全剧种集结形式作出回应的地方剧种，扬剧交出了一份扎实饱满的振兴答卷。剧场里流转的唱腔、研讨席上坦诚的对话，共同构成观察百年扬剧传承发展鲜活生动的样本。

在持续创作中打造经典

集中呈现的七场展演，是当下扬剧创作面貌直观的缩影。开幕大戏《程婴救孤》，扬剧名家李政成以细腻唱腔与沉稳身段，诠释忠义人物的复杂情怀；《百岁挂帅》集结七代演员同台演绎，一脉艺薪代代相传；《忠义烈》《子胥过江》同样取材忠义母题，却在叙事之中，向着人物内心层次做出差异化开掘；小剧场作品《观沧海》以“空食盒”这一意象为支点，铺陈曹操与荀彧之间暗流涌动的心理博弈；《千里江山》则以诗化的舞台笔触，叩问创作者恒久的艺术初心。

近年来，扬剧创作坚持传统复排与原创并举，一批经典骨子老戏得到系统整理、重新搬上舞台，《玉蜻蜓》《恩仇记》等传统保留剧目经过打磨走进剧场、送进乡镇，稳定延续扬剧固有的声腔范式与表演特色；依托运河文化、扬州历史人物与本土生活素材，《衣冠风流》《不破之城》《郑板桥》《子胥过江》《汉家公主》等重点大戏在国家级、省级展演平台亮相，收获行业认可与观众口碑。折子戏、中小型现代小戏不断推出，适配惠民演出与普及推广的不同场景，部分作品在舞台调度、视觉呈现上适度探索，在守住扬剧小调特质的前提下，寻找贴近当代观众的表达方式。

“扬剧的文学、表导演、舞美基础都比较扎实，近年来一批新作立得住、传得开，创作整体态势稳健。”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戏曲学院荣誉教授汪人元说，“剧种本体建设是地方戏保护发展的要务，扬剧是新时代落实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28年）》很好的范本。”

“近三年，扬剧推出了六部作品，显露出经典的意味和迹象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马也谈到，“活在经典、走进经典、奔向经典、成为经典是戏剧创作的正路。”扬剧近三年的创作实践，正是在这条正路上迈出的扎实步伐。

从复刻传承走向创造性生长

人才接续情况，决定着一个剧种能走多远。目前扬剧已经形成老艺术家引路、中年演员担纲主力、青年演员逐步登台的梯队格局，依托院团常态化传习、艺术基金人才项目、院校定向班、师徒口传心授等渠道，后备力量持续得到培养。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三批学员梯次成长，从戏校到中国戏曲学院的成建制通道已经打通，培养出扬剧首批本科生；乐队定向委培按编制选苗、聘请名家授课，在全国地方戏院团中走在前列。

一级导演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王友理感慨：“扬剧建立了可持续的接班人培养体系，大批青年演员逐步挑起舞台重担，同时也重视乐队演奏人才梯队建设，补齐了乐队人才匮乏的短板。”

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、北京京剧院原院长、一级编剧刘侗评价，扬剧“走出了可复制的现代职业教育路径”，其产教融合、订单培养、名家入校、梯度培养四点经验，在全国戏曲界都极具示范意义。

同时，专家也指出了人才培养的深层问题。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沈勇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：“戏曲人才培养，绝不等于培养只会模仿复刻的‘复制型演员’，更要培育会思考、懂创作，能够独立解读人物、参与艺术加工的新一代从业者。”他建议传习模式“由复刻式传习转为创造性传习”，在剧目创排中建立以主演为中心的机制，“在署名、收益分配上认可演员二度创作”。

搭建三级院团协同共同体

本次活动最受关注的成果，是扬州市扬剧研究所、江苏省演艺集团扬剧团、仪征市扬剧团、江都区扬剧团共同签署公约，扬剧发展联盟正式成立。这是省、市、县扬剧演出单位首次建立一体化协同机制。

“在创作层面互通题材、共研精品，在人才层面共建平台、共享师资，在展演层面联合推剧、联动巡演，在传承层面共护剧种根脉、共享史料文献。”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、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所长李政成介绍，联盟确立创作共研、人才互通、展演联推、史料共护的合作方向，意在凝聚分散力量，改变以往各家院团分头规划、资源分散、剧目重复排演、巡演单打独斗的局面。按照约定，联盟成员将联合策划主题展演、组织采风研讨，互通剧本素材，互派骨干演员与主创交流学习；同步推进老艺人口述史采集、唱腔音像史料归集整理，将散落在各处的扬剧文献、影像资料统筹保存，合力擦亮扬剧文化品牌。

国际戏剧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认为：“扬剧发展联盟的成立，必将推动省、市、县三级院团抱团发展，是做大做强剧种的有效尝试。”他同时提醒，联盟要统筹开展差异化创作，有效规避同质化创作现象，集中力量做好扬剧本体建设。

以声腔为魂，涵养长久生机

如果说剧目打磨、人才培育、联盟共建属于振兴之“术”，在与会专家看来，扬剧长远发展的根本之“道”，最终落脚于剧种本体。一个剧种独有的辨识度，终究藏在声腔音乐之中。文本、舞台表演可以依靠一台好戏快速建立观感，而声腔体系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续、专门地深耕建设。

戏曲音乐家、一级作曲冯成杰从操作层面给出了判断：“守正，要求我们具备甄别优良传统的眼光；创新，则必须有过硬的专业本领。”他建议，善用转调等音乐手段来丰富表现力，让传统声腔在守正中焕发新生。

扬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戈弘则提出，唱腔创作要“因人编腔，兼顾三类对象”——立足演员，扬长避短；立足角色，唱腔服务人物内心；立足观众，尊重大众审美习惯。

在更宏观的层面，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张超提出，守正创新要体现在五个维度：主题要有现代意识；坚持大众化，以通俗吸引观众、以高质量留住观众；坚守剧种个性，反对趋同化，守住声腔之魂、方言之根、表演之行；加强有效新媒体传播；构建专业权威的戏曲评论体系。

这场“扬剧启航”，不是成果展示的终点，而是百年扬剧锚定振兴目标、协同共进的崭新起点。扎根江淮沃土、紧跟时代步伐，这门流淌着乡土温度的戏曲艺术，将持续生长出新的舞台气象，为中华戏曲百花园增添绵长鲜活的江淮韵味。



《程婴救孤》剧照。 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供图

这台国潮杂技剧凭什么打动观众

本报记者 祝 静



演出现场。 德州市杂技团供图

受文化和旅游部组派，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邀请，前不久，山东省德州市杂技团携乐舞诗画杂技剧《山水国潮》到澳门演出。

为了此次演出，德州市杂技团的全体演员从单个技巧的细致排练，到整场剧目的连贯走台，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。“本次赴澳门展演，既是向当地民众生动展示中华杂技艺术魅力，也是集中推介山东优质文旅资源、擦亮山东文旅和德州杂技品牌的重要契机。”德州市杂技团党支部书记、团长付开飞说，“能够承接此次演出任务，对我们地市级院团来说，既是巨大的荣誉，更是沉甸甸的责任。我们用饱满的舞台呈现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呈上了来自齐鲁大地的艺术问候。”

《山水国潮》是德州市杂技团创新杂技表现形式的一次大胆尝试。这部杂技剧深耕本土文化，以广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为主线，将山水意境、家国情怀融入杂技肢体表达，让柔术、飞叉、空竹、绸吊等传统技艺生出新意。舞台上，《鱼跃龙门——钻圈》以黄河为舞美背景，借演员凌空腾跃，诠释华夏儿女不畏险阻、奋勇向前的精神；《高粱红了——绸吊》依托红高粱这一山东文化符号，勾勒出丰收祥和的家国图景。此外，《百鸟朝凤》中柔术与东方美学相融，《笑傲江湖》里翻飞的飞叉演绎洒脱的武侠气韵。这不是简单的技艺展示，而是用现代舞台语言讲好中国故事。

“《山水国潮》最打动我的地方，是做到了技与美的平衡。”观众陈先生评价，“演员挑战人体极限，舞台上看到的不只是惊险，还有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卷。传统与现代碰撞，绝活与意境交织，很有感染力。”

“作为杂技团十年磨一剑的匠心之作，《山水国潮》将杂技技巧与中华传统美学巧妙融合，呈现出杂技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结合。”付开飞介绍，整台演出时长1小时40分钟，包含开场、闭幕以及9个杂技节目，并充分运用多媒体、声光电等技术，结合场景、舞美和道具，多元破壁融合，观赏性进一步增强。

作为德州市杂技团精心打磨的原创精品，《山水国潮》一路走来屡创佳绩：它曾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，曾作为开幕演出，拉开“新时代、新征程——全国优秀杂技剧目晋京展演”的大幕，并先后拿下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剧目奖、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等荣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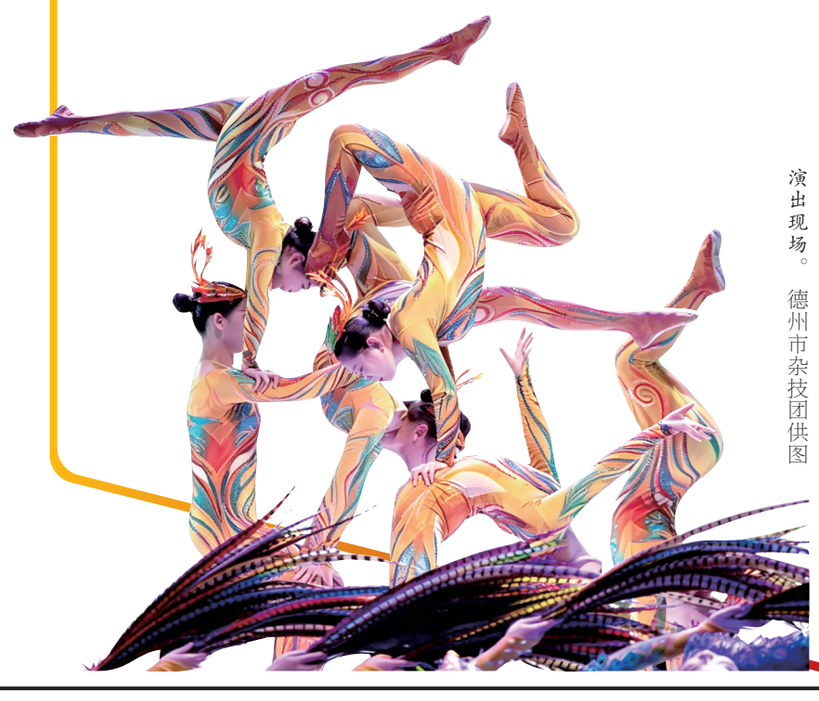
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打磨。飞叉是《山水国潮》中的重头戏之一，也是德州市杂技团的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“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很‘吃功’，有很多演员不想练飞叉，耗时多且容易受伤，可以说是濒临失传。”该剧导演郑雅慧介绍。为更好地呈现这一传统技艺，杂技团进一步提升了难度，将原本在地面上的表演搬到了梅花桩上。于是，演员化身为竹林中的侠客，手拿钢叉在高度两米左右的立柱上翻滚跳跃，控制飞叉的起、落、转、合，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。

“桩上抛叉，不仅要在空翻时落地准确，接叉时还会因为视线盲区看不到叉，需要凭借感觉接，所以要落得准、抛得正、翻得快。只要一项没做好，就会出现失误，并有可能摔伤或被砸伤。”杂技演员张增辉说。《山水国潮》在杂技动作设计上，传承了德州杂技柔美、灵动且难度大的特点，这也向演员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如在高椅表演中，演员需做出单手倒立、小顶晃圈360度旋转等高难度动作，不仅让演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也将传统技艺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据悉，自确定参演任务以来，全团上下把这次文化交流任务摆在首位。全团不是简单地照搬原有版本，而是开展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工作——对高椅、地圈、蹬鼓、绸吊等专业道具逐一检修、加固、翻新，对全部演出服装精细清洗、修整、更新。此外，在保留剧目核心架构、杂技技艺亮点、国潮文化内核的基础上，巧妙融入澳门地域风貌、城市文化符号等本土元素，让齐鲁传统文化与澳门本土文化在舞台上有机交融。

杂技是跨越语言的艺术。一个腾空、一个托举，就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感受到力量与美的共鸣，在欣赏技艺的同时，深刻地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之一，成立于1958年的德州市杂技团，以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州杂技为纽带，持续奔走在对外文化交流一线。近年来，该团先后赴美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瑞士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，深受海外观众喜爱。自1986年以来，剧团累计斩获市级、省级以上奖项150余项，将德州杂技“惊、险、奇、美、绝”写进海内外观众的心田。

“德州杂技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产业发展土壤肥沃、氛围浓厚。我们将不断开拓创新，在有效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，提高精品创作生产能力，并积极开展交流和演出，让杂技成为德州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。”付开飞表示。



演出现场。 德州市杂技团供图

一句话一部剧

“没有扎根在土地里的树是长不大的，没有风浪推行的船是走不远的。”

——东关小娘烟雨岚（话剧《烟雨东关街》人物）

何以带火老街

话剧《烟雨东关街》：

本报记者 葛 鑫

今秋，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在沈阳启幕。大连话剧院原创话剧《烟雨东关街》作为参评剧目亮相辽宁中华剧场，连续两晚演出收获好评，一举拿下第七届辽宁文华奖“文华大奖（剧目奖）”，主演于伟获文华表演奖。

该剧在大连首演至今已近5个月。这段时间里，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热度持续走高，暑期客流与经营收入双双增长。一部话剧，如何带动百年老街在文旅赛道“出圈”？

“这就是舞台不同于影视剧之处，舞台可以表达出诗化的意象，将所有东西串联起来，这种超出时空限制的讲述方式，带给观众的冲击力，要远远超出平铺直叙地讲一个故事。”该剧总导演王晓鹰说。

《烟雨东关街》以东关街百年变迁为底色，借东关老娘、大娘、小娘三代女性的命运起落，映照大连近80年的岁月沧桑。舞台上，201路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切换时空，红砖小楼以“脱壳”完成场景转换，萨满鼓点敲击出跨越生死的对话。王晓鹰把这种表达概括为“穿越感”：三代人同台对望、对话，历史与现实碰撞出浓烈的情感。大连话剧院党委书记、总监、主演于伟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，她感慨：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坚守，东关老娘守的是江湖义气，东关大娘守的是对爱人的承诺，东关小娘守的是对家族和城市记忆的责任。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承，是这部戏真正想表达的。”

该剧研讨会上，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部作品和城市文旅的内在关联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名誉所长宋宝珍评价，该剧跳出线性叙事，以时空交错、虚实相生的现代戏剧结构，完成历史记忆与红色基因的当代传递。红砖小楼不只是居所，更是家族记忆、城市文脉的载体，赋予老街超越空间的文化内涵。国家艺术基金理事宋官林说：“剧目跳出当下舞台创作同质化框架，有思想价值、情感温度和艺术本真。舞台呈现回归话剧本体，摒弃大屏堆砌，简约克制的舞美设计与有轨电车等城市符号的运用，营造出浓厚的年代氛围。”在他看来，扎根本土、深挖地域文化，正是当下舞台创作可贵的路径。

这份艺术感染力已经落到现实之中。首轮演出，不少戏迷从外地赶来观剧，很多观众看完戏专程重游东关街，循着剧情感受老街烟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烟雨东关街》并未在街区驻场演出，剧场设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与辽宁中华剧场，带动效应却十分显著。东关街总面积8.13公顷，保留着13处不可移动文物、37处历史建筑及109处传统风貌建筑。2024年焕新开放后，迅速成为大连文旅热点，开街一年多，客流累计800万人次。这部话剧为老街热度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色。

这种“不在场、强关联”的模式，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新思路。传统文旅融合常依靠实景驻场演出，让演出空间和实景地重合。《烟雨东关街》证明，优质本土戏剧不必在故事原发地上演，也能成为带动文旅的引擎，把城市空间转化为情感空间，吸引观众走进老街、读懂城市。

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汪守德认为，东关街是大连的文化根脉，话剧让更多人读懂老街背后的历史与情感。

舞台上，红砖小楼缓缓“脱壳”升起，鼓声回荡，戏剧与城市文旅的文化基因彼此唤醒，这正是作品留给文旅融合实践极其珍贵的启示。



话剧《烟雨东关街》剧照。 大连话剧院供图